

真正的悲劇

在各種離婚的訴訟中，莫如共同撫養的案件最讓人頭痛！

這是父母之爭，也是夫妻之戰，爭的是孩子的撫養權、孩子的教養、孩子的福利，爭來爭去，其實，爭的就是一口氣！

聖經裡有一段記載：有兩人爭子，爭到所羅門王面前，王說：「好，我把孩子割成兩份，你們一人一半就是！」孩子的親媽立即制止：「千萬不可，我寧願放棄！」只有不是親媽，才會任由得孩子被斬成兩段。

但是所羅門王的智慧，用到現代爭子的法庭，却完全發揮不了作用。因為當爭子的一方是親爸而另一方是親媽時，他們不知怎的就會昏了眼，為了打倒對方，卻看不到每一拳都打落在孩子身上。

很多父母為了撫養權的安排，年年都要告官；而他們的孩子，就是這樣在父母無休無止的爭鬥中，和不斷見專家作諮詢的現實中長大。我見過最誇張的例子，就是一個只有九歲的孩子，父母卻打了八年官司。一家三口，卻有九個專業團隊跟進。父親、母親、孩子各有各的治療師，還有調解員、親子教育專家、精神科醫師、社工等人。有孩子說最怕見專家：「每次都要我說一次我的感受，究竟要我說多少次才夠，人快要瘋掉了！」

既然選擇共同撫養，靠的應該是父母，有什麼事情是他們自己解決不了的，非要由法官或專家定論？

不做夫妻，仍堅持做父母，這本來是件好事，怎麼弄到如此神憎鬼厭，雞犬不寧？

問題往往出在探視期間。孩子大多跟母親住，父親總希望爭取更多探視時間，更多話事權；父母爭持不下，就靠律師傳話，公堂相見。孩子夾在中間，左右為難。往往在父親探視的時候，毛病百出，甚至鬧肚子、嘔吐，就是一肚子的不情願。父親覺得這完全是母親在後面控制，說起話來滿是尖酸。母親當然也不示弱，舌劍唇槍，這種聚會讓人慘不忍睹。

新春後，疫症的恐慌濃罩全城，我也躲在家中，取消了大部分的個案，獨是對父母讓我冒死出門。

一路上百業蕭條，心想，本來在家遠離時疫，心境平靜，此刻却要走入另一戰場。

會議室內果然氣氛凌厲，即使大家都帶上口罩，父母兩人完全沒有眼光接觸。但是他們發散出來的氣息，充滿火藥味，隨時一觸即發。他們也說，沒有第三者在場，絕對不肯共處一室。

這種情況見得太多，我也學乖了，索性開口見山，對他們說：「是法官要求你們接受家庭治療的。家庭治療的目的，就是提升你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讓

你們不必老要鬧上法庭，如果治療不成功，你們仍然無法自己處理問題，就要回到法庭去。」

我認為這個開場白很重要，因為這些父母已經見過無數專家，慣性地不斷投訴對方，重複又重複，欲罷不能；治療師必須一開始就把工作平台定位，打斷他們這種對誰都沒有好處的互動模式，才有新的可能性。

既然他們都說以孩子為重，我們就首先擬定不做任何對孩子有害的事！

不用說，他們這種互動形式，連我都覺得如坐針氈，孩子又如何承受得了。要解決問題，父母第一件事就要放下針鋒相對，以事論事。

放下針鋒相對？談何容易！

無論談到任何事項，不到兩句，兩人就會爭執起來。你一言我一語，每個回應都帶上千萬怨恨，非置對方於死地不可。沒有愛，却有大量的恨，好些離婚多年的怨偶，就是這樣莫名其妙的變成兩只刺蝟，死命衝向對方。

我就像一部滑了軌的留聲機，重覆又重覆，他們每刺對方一下，我就提醒一下：你們又來啦！停啦！又來啦！快停吧！停喇，夠喇！想想孩子見到有多難受呀！

兩小時下來，大家筋疲力盡。經過這一番精神角力，起碼他們不得不承認，彼此的怨懟有多深！不消解一些戾氣，沒有可能成功做父母。

也許他們也累壞了，從本來不斷相撲的強烈反彈，漸漸地安頓下來，甚至同意建立一個大家都贊同的協議，而不是糾纏在每一個枝節。但是要建立一個共同接受的方案，我們將要重覆同一過程，拉拉扯扯，直到他們養成新的互動形式為止。

家庭治療是一個尋求改變的過程，治療師必要俱有無可救藥的樂觀，才能在逆境中找到生機。這父母並非無能，只是長期陷於婚姻失敗的恩怨中，無法抽身。這次會談，最高興的就是看到父親終於承認自己的無助，他說：「我只渴望做父親，不鬧上法庭，我就完全沒法爭取！」

我答：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但是你採用的辦法並不奏效！你想孩子跟你，就必須與母親合作，而不是老去怪她。」

更糟的是，長期父母矛盾會發散出大量毒素，比疫症更傷人，孩子又怎能免疫！

回家後，我大事清洗。有人問我，你怎樣挨得住這麼吃力的工作？

我倒沒有感到特別吃力，只為這些父母感到無限心酸，他們的靈魂嚴重受傷了，心中的痛，都化成針對對方的恨。我也不甘心，沒有人應該活得如此驚扭！婚姻破裂是一回事，孩子無辜成為戰場，那才是真正的悲劇。